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八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王永鎮

明文海卷八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論一

井牧論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已亦不以私于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

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髙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儗封君

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于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禄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

啓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并之閑耳非有資于畝畮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令哲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别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

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户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

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救于弊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為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于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

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埶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内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内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畺地即大都之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

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
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
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菜五十畝或
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
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
菜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
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
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

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堰瀦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

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絶兼并四也取以什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于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漑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

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潰于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弊多以限田抑富强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

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

均之計户得田六十七畆古之百四十畆也家獲百四十畆耕之未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禄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户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臣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于下也秦長城之役衰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

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恱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恱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恱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茍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

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埶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

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慎習 胡翰

天下之埶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憸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為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

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為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為皇帝舉天下以為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于上而怨起于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

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為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甞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于文帝董仲舒言之于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為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為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

此而群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髙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縁秦之故雜伯以為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為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督責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熈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于前陳寵建輕刑之議于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

為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為之為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為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于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于戎蠻人生于蠻少長所濡染者皆其類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舊習之俗此豈其性殊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

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干櫓而事絃歌去樸野而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為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為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

待閑方制四邊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為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為君方之于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于後世之論能自拔于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為之志雖得中國終于敗壊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為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

為能盡倫惟王為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為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為遠而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為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從而偃

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為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為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物初論 朱右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沖漠

無始一氣既復隂陽遂判清濁以分髙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于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隂陽而已人物囿于隂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隂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于午中乾道立矣隂生午中極于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羣生羽蟲次之故魚鼈身横飛鳥兩足而昂首

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為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為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為終曰生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為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分野論　蘇伯衡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内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于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始詳客謂秦為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為觜觽參之分野周為柳七星張韓為角亢氐趙為昴畢燕為尾箕齊為危虛魯為奎婁宋為房心衛為

營室東壁楚為軫翼吳為斗越為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為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為象則驗災祥于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

丑齊之地東而元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為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中國之封域于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為言固已疎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

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為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甞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于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吴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

周鄭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徼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為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

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于是哉

兵禮　吴沉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嘆夫聖人之于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于經而唐虞之際則士

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尚書所言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于田賦徒衆主于司徒軍師領于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為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為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即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即秩

宗而司空即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殺戮則其任焉平居雖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于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于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為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為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于戎行不用則歸之于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

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于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為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遂取禽獸草莽之野不以為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于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于弓鈒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為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于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賔享之日上以

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為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乎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悦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為飾喜之儀寓至險于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于君臣之所共悦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天下之人而皆從容于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

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于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明文海卷八十四

明文海卷八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論二

深慮論一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于所忽之中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

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畆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簒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

求人于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
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
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于邊庭此其人皆有出人
之智負蓋世之才其于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
審矣慮切于此而禍興于彼終至于亂亡者何哉蓋智
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
子多死于鬼彼豈工于活人而拙於活巳之子哉乃工
于謀人而拙于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

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亦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二　方孝孺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

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于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于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為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為可免于死此死者交首于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于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

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于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于法制之內而不盡心于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于不待禁之後而令之于未嘗為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為有粟米布帛以為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為暴戾詐偽不率倫紀

也必先為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薫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之為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恥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于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為當然而不敢以為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已也非所以虐已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

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為邪僻禁其無為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内鑠之疾而欲求活于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深慮論三　方孝孺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

天下遠者至于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茍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于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于已而後為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于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于堯之政禹繼舜守舜之法而不敢損益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為復之于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

以私意為之也以私意為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謂善矣本于唐虞二代之為而損益于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于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于削弱則曰周之政弱于是更之以強周之政過于寛于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于寛與弱也當周之衰國自為政苛刑峉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于是亡六國而為秦則周之諸侯以強

與暴而亡非過于弱與寬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公之舊而重之以強濟之以猛于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變更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逾旬而不用之則攲善治弓者見其攲則檠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枲為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過哉棄良弓之過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

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失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深慮論四　方孝孺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禮樂為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為鹽醯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醯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醯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鹽醯為食不至于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

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虚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

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為人忌于

世者由夫虚言而不為事實者始告之以為仁之故彼

將曰此虚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為義為禮樂而不告

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耳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

見棄于世而不振也持斂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鬬人必

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鬬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

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為仁非特曰仁而已也

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飢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鼈牢栅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為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為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于獵而不傷麛卵樵而不斬萌蘖皆仁也其為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欲車服也以貽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飢寒

也減其力役之征畧其婚娶之儀學于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于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于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為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于五倫叙而三綱立為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推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于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于秋濬泉于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

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于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為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為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為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于為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為治

不可以不察也

君職 方孝孺

能均天下之謂君能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于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為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也于是置為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為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内之人之上其居處服

御無以大異于人不可也于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盡心于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為將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為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髙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何以為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

乎養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詳而盡于已者卒怠而不脩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于民則于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于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于公

卿大夫百執事逺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典莫之加其冐不畏乎天邪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為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為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絶之耶奚為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就去不甚相逺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踣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舍其禄位乎天之于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為無

憂幸其未至以為愛已嗚呼其果可恃也乎

正俗 方孝孺

行于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于數百年之前而驗于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繫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膂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俗將變矣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

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于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為忠猶周之不能為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于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反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于浮薄也為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于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獘矣戰國之世遊説之士蝨聚蚊合以謟言邪説啗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于變詐豈非文勝之獘哉及秦懲

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疎禁濶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為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于近世惟宋之俗為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則庶官顧養廉恥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

孀后少主既已就擄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為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于溺死于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于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梃而呼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逼于其篡弒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為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邊庭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

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悉合於禮教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教之參用宋法而亦頗以寛大為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鄙未得賢良以處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于今譬如敝鍾漏鏞非重皷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愚下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

汙穢褻狎不知禮數盂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為學子者其頑不知教其于大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奠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撾皷而訐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昌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為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徼取于人而不顧閒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為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

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為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羣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于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剥次骨鬻產賃室以奉其無懕之欲非特為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為然無賴之民聚徒勒板而偽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妄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横行夫偽鈔偽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

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受挫辱于官府或裾其衣而跽或庭拽而詬駡其心大恥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填其戶殺羊為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為病况犯有名之律至于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于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為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駡刑愈多而人愈不知恥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

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于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凡舊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為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

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亷恥興亷恥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于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

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今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斥妄 方孝孺

君子之于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于世死而無愧于心者為君子其不能然者為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于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

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于無過雖正而斃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修其可以無愧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于天下後世于人之道無所愧雖不幸而年于天迕于人死于疾病患難何害其為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身行已固已大畔于君子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為宜爾而

不恠其身雖生其心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其死為神以不困于疾病為高彼既以此夸眩于世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斯聖賢所以為教而所當為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于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于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為人不過學此而已生

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為人出乎此則且無人之理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果不異于聖賢之所云乎其去世俗凡類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為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為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為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為神則烏有知死而

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于死生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為聖人也聖賢之于道不茍同于人于跡不茍異于俗道欲其同則枉己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為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怪術之師幾何而不陷于匪類耶

司馬孚 方孝孺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怪雨彌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横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内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道于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為觀美乎其意以為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為邪不若使之各知

斯道自不能為亂之為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
國強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兼幷然而卻視竦顧
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
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
皆過于諸國哉卒至于刼其主而不顧者虎狼之俗教
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于不學之
人一國之亂必興于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于無道
之國先王必以教化為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

氏以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王叡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瞷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為非積習既久至于弑君篡位以為常耳而不復怪蓋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欵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姓為天子而身為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于晉猶願為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

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以過而乎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于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温之凡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羣盜惑于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乎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也

使孚為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别矣猶欲自托為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弑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黄昭我周王是言人心恱服

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閑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之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箠于弔伐之日者不幾于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皋子曰是

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篚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黎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為

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絶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虜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維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衆故寛宥之而

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毖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禄之家鮮克由禮茲因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

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于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為詳辨之

明文海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八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施堂

明文海卷八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論三

宋論　劉定之

安石為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于兵兵之所用至于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為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為貸償其實無

故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于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雇錢之奇贏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雇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為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

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于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待餔之兵何嘗為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今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為之損是其取民力幾于竭矣民財與力悉歸于我自以為我非用之于土木非用之于狗馬聲色非用之于仙佛欲用之于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于遼必先于夏又先于羣小自小至大嘗

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客議而悉掃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于是王韶試于熈何章惇試于湖北熊本試于瀘夸郭逵試于交趾皆能尚有所得而試于夏則馴至于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躇為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遣韓縝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置狐兎刺鹿豕而辟易于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而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

智以用于哲徽之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壅民命僅存之秋適值遼釁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遽以國斃焉故宋之亡本于安石為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羣小為之交攫互噬于天下也抑遂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為務而兵自强安石先弊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孔藉口其誣矣哉

宋論二　劉定之

康王前嘗為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刼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卻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幷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内非獨貲之于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絶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

而晉以强宗為霸主糾合諸侯為周翊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姓之祖獮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吳濞楚戊之强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凡弟呼于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于反掌靈獻之末表琮馬璋猶能崛强荆益以資昭烈之

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于京師故朱温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沈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夜同阬于龍興寺女真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戮於金人無一人幸免葢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欒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于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于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

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于繼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為其子孫計可以無疑于此矣抑宋統之幸而絶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歷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煕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絶民之心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于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無鬼論 包瑜

或有問于予曰世人多言有鬼而儒者以為無鬼果孰是而孰非歟予應之曰無鬼之言是也問者曰嗤鬼神之徳見于經訓載鬼一車著于易象阮瞻不信鬼而鬼現形温嶠不信怪而怪呈狀鬼信有矣今子言無無乃背于前聞而為好異之論乎予應之曰吾之言無非鬼無也子之言有以人有也天地日月風霆流形庶物露生莫非鬼神所為此聖賢之所垂訓者也非若今人之所謂鬼也今人之所謂鬼者夜嘯于梁晝瞰其室獻妖

夢露光景憑依土木假托人言乃妖由人興者也然人不知其若此而舉世信尚之者猶以其能知人之隱匿也能前知吉凶也奉之而有福謗之而有禍殊不知天地間至靈者人而已人之所以至靈者心而已鬼神之靈其能外人心而有知哉鬼神之禍福其有去人心而外至哉人心所向彼亦向之人所不知彼亦不知之因人之福而乘之以為惠因人之禍而乘之以為威又況不能為之禍福者焉昔者臧會欲為僭卜之則曰僭吉南

蒯欲為叛卜之則曰叛吉然而一成一敗效驗不同者蓋以僭者見其僭叛者見其叛皆人之所自發見耳夫以僭之與叛使有識者觀之必知其不吉也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況肯以僭與叛為吉哉惟其以僭與叛為吉而復不效吾以是知因人心所向而無預于鬼神之前知也然世所謂禍福者又有説以曉焉昔者晉悼公在宋宋公享之用桑林之樂晉侯由是得疾卜之曰桑林見或請禱焉荀罃以義斷之以為鬼神不當加

禍于我卒不禱而晉侯之疾亦瘳他如狄梁公毀淫祠
而爵愈顯孔道輔擊神蛇而名益彰果能為之禍乎後
漢佛法初入中國楚王英最先好之潔齋三月與神為
誓及圖謀不軌廢徙自殺坐誅死者以千數又如閩王
昶恃神而尋遇禍害張遇賢信鬼而因致誅夷果能為
之福乎舉此數端則天下之事莫不皆然矣嗚呼天下
之事當聽于人而不當聽于神當求于己而不當求諸
鬼不為逸欲則災患無自生不為非辟則罪戾無自至

鬼神何損于我哉不先播種則鬼不能輸之粟不先學業則神不能顯其名鬼神何加于我哉或者曰然則自古聖賢制為祭祀之禮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亦豈為是虚文而不究其實哉曰古人之為祭祀惟盡我心之誠而已潔粢豐盛非以求福也齋戒嚴肅非以畏禍也追惟其本則報之仰慕其德則祭之有功于民則祀之惟求盡此心之誠而已夫豈有他故哉曰然則子獨不事神乎曰予何為不事弟子之所事者司馬

公所謂心神也非黍非稷而明德之惟馨非腥非羶而道腴之味厚為善也則心廣體胖優游暇豫神已降之福矣失一善也則心常戚戚惴慄危懼神已奮其怒矣是以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湛天君之泰然不敢有一毫之慢毋曰不顯莫予云覯儼神明于不測不敢有一息之違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是以處下位而不憂居困厄而自亨是皆所事之得其正者之明效也大哉心乎弘于天地靈于鬼神吉凶禍福皆出于其間矣尚何

外求而從淫巫瞽史之説乎問者唯唯而退因葺是語

作無鬼論

世變　劉玉

嗚呼世變之下可勝道哉古之為士者知有道德而已

知有義理而已修諸身而德以立措諸人而道以行證

諸經而義以明修諸辭而理以達雖無心于功名訓詁

述作也而後世之功名訓詁述作莫尚焉此士習之最

隆也降世以還管仲出而事功啓李膺出而名節興鄭

玄作而訓詁章韓愈生而述作勝道德變而事功理義變而訓詁述作此士習之既下也然道德而功名固有依于道德者義理而訓詁述作固有達于義理者迨夫末世則士之所志者科第而已士之所營者祿位而已士之所習者呫嗶而已士之所述者蹈襲而已功名變為科第祿位訓詁述作變而為呫嗶蹈襲此又士習之愈下者也嗚呼山夷而陸陸沈而淵淵潰而流流溢而海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安得豪傑之士一挽斯世

而歸諸古哉

碑志論　胡侍

夫俾幽貞潛徳流光莫掩鴻勲駿伐垂馥靡盡高岸為谷而碩懿永存委骨成塵而聲華益亮不有碑志其何賴乎故孝子文孫靡不丐筆詞人闡其先烈中世以降譪然同風固彌文之通懐含靈之極致也而時變道涼俗靡文敝墟墓之製率是誇誣奬其元忠則行齊八凱稱其篤孝則蹟邁二連或云散粟凶年施非望報或云

却金暮夜淸恐人知苦節與汎柏同貞義教共斷機等
辨狀梟獍爲鸞鳳進蹻跖爲勛華雖語有精粗而咸歸
矯飾夫以存多遺行没獲嘉名淑慝俱旌眞贋誰别不
論其世孰匪令人譬則寫照傳神眉目盡舛素交卒覿
未免誰何儻昧平生秖云惟肖殆令漢臺之畫耿鄧不
分傳野之賢旁求靡及矣意者非分之譽鬼亦醜顔無
情之辭後將奚信而作者無愧色受者無遜心觀者無
異論有識之士所深憎也蓋近代史編惟憑碑志碑志

烏有史編子虛矣又縉紳壽耈乃可君公才士雅人方堪別號碑表之等倬有王章夫孺之銜並須廷授乃今賈豎販夫咸冒君子之號乘田莞庫輒樹神道之碑市妾里妻詐假夫孺之貴祇以自罔寧曰罔人犯分誣親憝茲彌甚且仲叔繁纓宣尼致惜重耳請隧周襄不許方物則飾馬之具小麗罰則闕地之罪均而不學之徒蔑禮任心僭侈顛越秉文之士依阿取信不知所裁俾表德之器林列丘隴之間華袞之辭波及輿臺之鬼憑

風詭濫其説愈長冠履混同無復等别矣然金石之撰體異汗青史法則襃貶兩存碑志則揄揚獨運故纂文貞石表鎮玄途例皆黼藻溫華斧鉞不用儻于事理泥閡便當婉言莫承勿令回我免鋒眩彼來葉茍或情在難咈勢不可辭其于命翰遣言須存商訂不識避就將買釁端蓋雖空空鄙夫平生詎無一善獵其可欲舍其深瑕裁辨之閒頗加恢潤譬諸刻鶩畧企鵠形若畫無鹽不淪魍魎庶幾是非不遠梗概猶存在彼既獲稱情

于我亦非曲筆亦撟輦之活術御物之圓機也

明文海卷八十六

明文海卷八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論四

春秋天子之事 㢍書

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數語者千萬世春秋之宗旨也惜乎後之儒者誤讀孟子之言遂使宗旨一失而百家之紛紛者出矣謹按孟軻氏本謂

孔子懼亂賊縱横是非莫辨故取春秋之文削其繁汙筆其領要以白天下是非而後亂賊知懼此春秋所以作也然春秋魯史也魯史所載禮樂征伐皆天子事也其曰天子之事猶曰天下國家之事也以天下之事國家之政司史職者可以作之奉王命者可以作之孔子不在其位不可得而作也是故知孔子者謂有懼世之心不知孔子者謂有出位之罪孟軻氏之本意也讀孟子者乃曰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

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所云佀矣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直謂夫子欲代天子之賞罰也嗚呼釋經而至于如此則亦無所不至矣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作之也世儒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行之也孟子所云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于世也世儒所云孔子作春秋以任王法于身也嗚呼釋經至于如此則亦無所不至矣此非直文定之言也公穀

以來蓋已有之至文定則大著矣考亭平日議論春秋大不類此至釋天子之事復取文定之言是蓋一時之所采非終身所持之定論也甞讀文定春秋數十萬言君臣之分王伯之别義利之旨本諸性道發諸言議剛大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自春秋以來未有也然而識者竆其所論與仲尼所書不能無牴牾者褒貶之説惑之也褒貶之説生于賞罰之義賞罰之義出于託南面之權託南面之權則春秋天子之事一言悮之也自夫儒

者一言之悞也遂真謂孔子假春秋之權行天子之事是故吳楚降王爵而為子秦晉貶侯伯而為人子突下士進勲階于大夫咺糾大臣退等列于中士善者賞之惡者罰之亂臣賊子秉鈇鉞以誅之宛然王者被衮冕于明堂之上而進退乎百官也嗚呼誣亦甚矣吾不意仲尼之聖所為一至此也然猶可也至于春無王以著天下之無王王無天以貶王者之不天是夫子非特行天子之事以賞罰乎諸侯而又行天之事以賞罰乎

天子也夫子將為之乎夫子不為天以賞罰乎天子則亦不為天子以賞罸乎諸侯也其為誣也則亦不俟辨矣且天子之事豈惟春秋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温公之通鑑朱子之綱目凡為史者皆天子之事也今必曰然豈數君子者亦欲託諸史以行天子之事乎其為誣也則亦不俟辨矣或曰作春秋非僭乎曰僭雖然吾所謂僭也異于是修史者史官也非天子自為史也聖人之僭非僭天子也僭國史也或曰如子言春秋之法

安在曰吾所謂春秋之法異于世儒所謂天子之法也彰善惡以垂天下之懲勸辨是非以訓天下之去取此春秋萬世之大法也如必曰然吾不敢以誣春秋也夫以萬古之春秋坐一言之乖誤以至于今莫可易者此余所以不避迂朽而過為論也不知孔孟再作將取于余言否耶

夾谷前席書

孔子相夾谷之會仲由毀强僭之都衆皆頌之而有識

者疑焉夫經有不俟傳而可考者夾谷之會郈費之墮是也兩書平會之後而繼以齊來歸田則齊田之歸歸以平也不平則不會不會則不歸也兩書圍郈之後而繼以墮郈及費則郈費之墮墮以叛也二邑不叛二氏二氏亦將資為保障而不墮也三傳乃謂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人悔過懼歸魯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墮郈及費謂兹二舉皆出孔子仲由之謀也是果然哉大凡兵生于怨怨生于不平也齊既平矣胡自復有

萊兵之𢦏哉古之君子固有從容談笑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傳載夾谷之會齊出萊兵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視歸乎齊侯詭以十數餘言且曰而不反我汶陽田罷享禮誅侏儒目動神怒殆類曹劌齊柯之盟樊噲鴻門之會于聖人氣象大不侔也自左氏作之公穀附之儒者從而爭頌之曰仲尼一語威重三軍信非大聖人不能也是豈惟聖人哉其在春秋戰國申包胥藺相如鄭子產蘇秦張儀李左車酈食其之徒皆優為之矣

豈惟聖人哉二氏欲隳三邑移辰隳之孟氏不欲隳成公圍之而不克也以此見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也而謂由孔子哉郈費克而成不能克何孔子長于郈費短于謀成也臣舉之則易君舉之則難孔子仕魯豈釋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強孟氏最順未見行于強者斯易行于順者却難若曰有能有不能聖人之化未足神也所謂聖人者固將異于人也隳郈費而至于命將帥師策已下矣費人入及公側計已疎矣仲尼命申句

須樂頎下伐之而僅免功亦卑矣斯亦無異于人也夫子則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聖人若果用魯成人不服固將明分義以諭之也諭而不來將唱其罪以討之乎將輕千乘之主犯矢石以圍之乎既圍矣夫子曾不出一奇策擒處父而誅于兩觀之下至無功而還威亦褻矣後之人見圍成無功諉之公也向使成叛孟氏孟氏帥師墮成必不重勞魯公之圍也後之人追見圍成之事不以歸孟氏而以歸仲尼多見其因成敗以

附人也且曰墮曰圍皆非有道時事也茍以墮都為功夫子同于用魯之年既專墮都之功當服圍成之咎儒者不究所從功則歸于仲尼過則歸于魯定設令仲尼再生必不誣功于己假曰圍成之時孔子去魯其與史記所載孔子四十年為魯司寇季桓子歸女樂而後行其事未合可盡信哉其諸好事者見吾夫子備帝王之德不得一日少試其政故借夾谷之會以神孔子之功而不知非所以尊夫子之道也或曰夾谷無孔子墮都

無仲由乎曰謂有孔由可謂出孔由不可曰孔子之仕如斯而已乎曰此正不必出孔子其事不出于孔子奚害為孔子仕哉令夫濟人者舟也非天也有欲頌天之功者曰天也非舟也以夾谷之功歸夫孔子之聖奚異指舟之功為天之功哉正惟不知天也

夾谷後席書

自有夾谷之會尊孔氏者皆曰孔子拒强齊伐叛貫文事武備于此見之巍乎大哉是豈知孔子哉孔子所以

師萬世者豈惟此哉立言者將曰孔子悲鳳麟之不至作文教以啟天下後世之人懼天下後世謂我夫子周于文德鈌于武事不足以絶古今重尊仰也故為斯言使凡世人知我夫子具文武之全材誠帝王之師範也不知孔子之大豈惟此哉今夫天日星之布其文也雷霆之威其武也天之大豈惟此哉其在聖人武固一藝孔子聖人也非文人也譽孔氏以文武將以孔子為文人乎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所謂多能巳非

孔子之極者况以其一而狀之哉居孔氏之門以好勇名世者曰子路以文學名科者子游子夏設以武人而目子路以文人而目游夏三子者固將怫然不居矣而謂孔子居之乎今必以文武而賛孔子欲尊之反卑之欲大之反小之也尊孔子者以道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道在舜禹揖遜禪受道在湯武牧野鳴條易地皆然夫豈二哉道即太極太極包萬變而無外孔子太極也所謂文武者固一以貫之矣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所謂

文者道德之文也非文武之文也後世吕孔二祀文武兩途且謂孔廟曰文廟吕廟曰武廟正所謂以文武者當之矣道之不明其有自也文武果足以名聖秦漢而下英傑之君固有武戡禍亂文致太平其臣之出將入相者往往有之矣豈必孔氏哉斯議也作於左氏附於漢儒後人因而尊大之也左傳附載誣妄禍福家語儒行諸篇皆語孟所不道者以彼之謬質此之疑不可一二盡信之矣設或有爲愚既陳於前矣固不足以盡聖人也左氏公穀數君

子者未聞聖人之大道其所侈大之言則亦不足試

已

明文海卷八十七